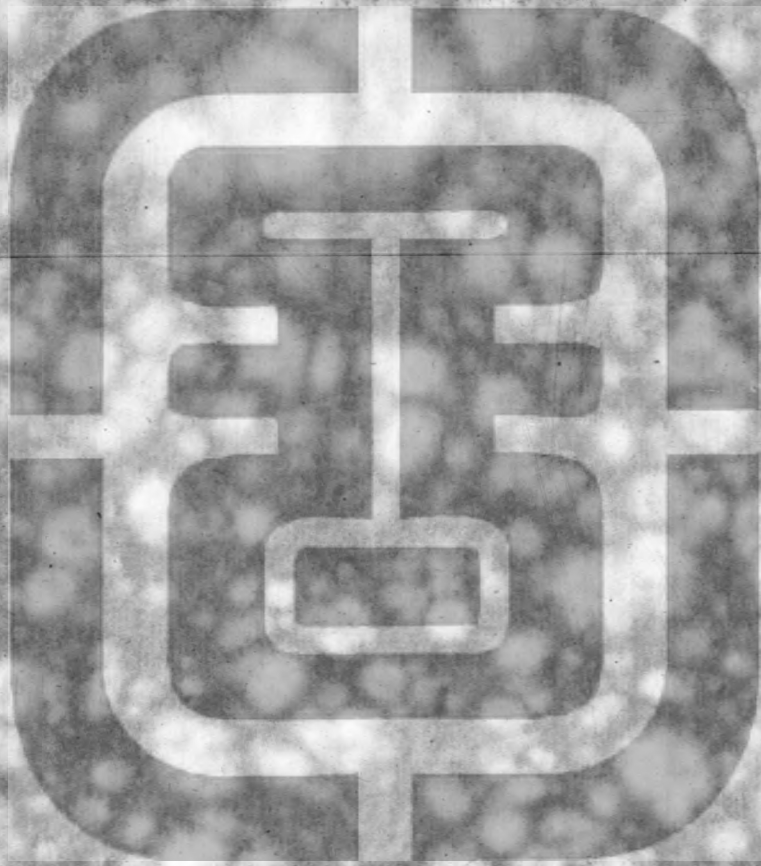


62-3



隋書

卷之三

特進正議大夫

上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大原人父也世居京兆祖諱原

史父諱早卒韶幼而方慧好奇節有識者異之

以軍功官至車騎將軍同三司復轉軍正武節

青州意欲班師韶諫曰大紀綱於茲累世天獎王室一

而况其喉加以主昏於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

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

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衣切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

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爲造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

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但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

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

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詔剛直王其憚之每事諮詢不

致違於法度詔嘗奉使檢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詔

既還自鎖而諫主謝而尚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

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

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夏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

陵詔即鎮焉公早昭於石頭防遏委以軍事歲

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吳位桂國賜奴婢三百口

綰五千段開皇十一年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甘

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漸自無所憂勞所致桂石

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

官人高祖曰公何意也不解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

晉季猶且用心況逢明主蓋竭但神化精微非驚蹇

所速加以今年六十有公謂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

言敢自寬以必身屬素明細耳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史歲餘馳驛入京勞獎而卒

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

今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使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
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此皆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
耳又曰子相受我之毒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
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以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
上曰其直言匡正衿衽甚矣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
位追贈司徒尚書子靈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
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
重官至備身將軍以討賊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
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人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
禮重之官尚書右僕射

王世充憤疽於背卒

元叢

元叢身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相魏數世刺史叢好讀書
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入
主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官給事大夫守字
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塗累遷內史中書舍人國縣伯
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觀前朝堂陳帝
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直叢
謂友因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先吾
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
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元叢 叢身君山河南洛陽人也 父相魏數世刺史 叢好讀書 不治章句 剛鯁有器局 以名節自許 少與勃海高熲入 主韶同志 友善仕周 釋褐宣威將軍 武官給事大夫 守字 文護 見而器之 以為中外記塗 累遷內史 中書舍人 國縣伯 宣帝嗣位 為政昏暴 京兆郡丞 樂運乃與觀前朝堂 陳帝以失言甚切 至帝大怒 將戮之 朝臣皆恐懼 莫有救直叢 謂友因臧洪同日 尚可俱死 其況比干 乎若樂運不先 吾將與之俱斃 詣閣請見 言於帝曰 樂運知書 奏必死所以 不顧身命者 欲取後世之 名陛下若殺 之乃成其名 落其

軍人三十二

小數一

小數二

小數三

小數四

小數五

小數六

小數七

小數八

小數九

小數十

小數十一

小數十二

小數十三

小數十四

小數十五

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

九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

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九軌邪巖曰臣非黨執正

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

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

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

正色廷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之時高祖初

即位每懲周伐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

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諱鎮并州西王秀鎮益州二

王皆幼惟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

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祖類由是

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

之曰公宰相大器令屈輔我兒如曹叅相齊之意也及巖

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

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閹切諫

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

其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

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

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

雙溪

卷之三

卷之三

日

南

四十一
列傳二十七
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
上曰元叢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
謂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少入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
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
之新豐亦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
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
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堂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

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尚書進筆於帝承御後欲取
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小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
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乃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以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
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
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
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不
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
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其

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且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彩
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答者于時天下大
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勅
其使者曰三閩南蠻濫接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
西羌鼠竊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
不恆羈縻之患詎知令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
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
一州吏受人餽錢二日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
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
正發明詔與民約束人犯罪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以

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
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
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
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
昵房帷之間哉令則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
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二人曰卿等不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
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
汝何物小人敢為褻者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

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庶子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後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曰其請也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邵陽縣公父茂周洛苑三州刺史毗性剛寒頗有學涉周武

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為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却鄆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此處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
 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
 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
 責寵擅權自察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
 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
 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
 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脅吻廢興候其
 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紀

表辭謝帝降手詔曰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
 之路據舍阻河百姓皆從人亦眾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
 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
 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
 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拊之從征吐谷渾祥率眾出關道擊
 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
 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
 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
 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其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
 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敷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士爵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高

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積賞宜明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塞旗必由神略若身一擐甲征打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肅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穎子弘德封雁門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異居父之戟樂也列門外尊有豎卑之義子有避父之
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頌聞而歎伏後遷
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首
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
石于時刺史多在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
平四海清謚其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
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
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聞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
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木早殺餘種穢良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
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
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
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
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
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
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
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
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嫵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楡
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

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
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
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
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
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挫是謂欽明語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
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
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
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
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
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
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
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
忤旨究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
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
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

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
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
抵之戲遮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
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
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
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
廣幕陵雲袂服靚粧車馬填噎有醜肆陳絲竹繁會竭皆
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縑素不分
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
弊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
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
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為論詈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
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
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禮三十領拜儀同三
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
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
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

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
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
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
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
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
恪勤遷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
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
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
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
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付
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
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
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
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
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

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
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
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
之刑部侍郎辛曾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慶將
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
辛曾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頰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曾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
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
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進諫曰此人

坐當救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
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咬羹者熱則置
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
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止以綽有誠直之
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呼綽坐評論得失
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心為蔡州刺史時河
東薛冑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
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
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平祭鴻臚

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龍齊年五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使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實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填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

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泚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之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

出獻壹鉢鉢

出獻壹鉢鉢

常照編

四三六

列傳二十七

隋書卷六十二

五

肅曰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炆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刑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謾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圖圉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閭纂之風焉

列傳卷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果又錄

隋書卷六十二



具

三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騰侯景
 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
 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貞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
 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
 受禪以儀同領郡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
 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
 拜辰州刺史俄轉高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

五立卷

五林英

五林英

五林英

三十四

三十四

一

五

史固讓不許其半陳請以總管許以便直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元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辭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太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水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守蓋幹局敏操履清賢釋西服愛惠為亮撫道有方實猛心所題脂質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

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鄭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

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將勸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舟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絕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詣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麴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殯酒楊五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一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玄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

所旣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練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文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練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莠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端并綺羅百匹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

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弔賜練三百匹米五百斛贈諡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成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佗權貴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龍巖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會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

本阿四

晉蘇三

新表卦

蘇姑軍八十一

蘇姑軍八十二

蘇軍八二十六

番洋

山車二八

隋書六一

五

新表委

崇德初張魯軍入

卷南岳聖觀音軍

新表委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吳未吳

寶世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

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

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

邑公賀若弼既獲京口新義台韓擒虎剋姑孰驃騎既渡

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

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為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

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斬州總管未幾徵拜左

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諱擊突厥於靈武破

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

宮置律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循事校

獵足使李廣勲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溫

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大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

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

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鑿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鑿曲發

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

褻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

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

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

番洋

宮懋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之名賢飛
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疾
首祥荅書曰行人疾止奉所賜况恩紀綢繆形於文墨不
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靈幙韋韞之鄉俄聞九奏精
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旅長遇弁平幸以先人緒
餘備職宿衛懼驚寒無致遠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
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
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
預聞拍蹤之規得免逗留之責循澤掃分實為幸也
爰以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推讓

何則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鳥羅斯託微心眷眷
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
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
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志造次祥自忝式過載罹
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
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
其將慕容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
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
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壽
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於
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
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蔡良
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奔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
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
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斐朝寄重夏
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日詎知今早擢勁草質又有昔淮
心掃並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

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 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
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
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旣安直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
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
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關道擊
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
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
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
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其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
於涼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末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實美武貴
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敷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龍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
見稱四年余叔潛渠之役授尚書右衛侍郎八年從晉王
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官六年陳平陳王尚書左丞高

行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壽請遣
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公道
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豈
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警蹕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
三司蕭摩訶幸廟朝行預觀盛禮儀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
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
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
遠念資財近志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為覈斂之行
一言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
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
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
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壘恥何所逃
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
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其州
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大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
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素
每遇賊為主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大府卿四年拜內史
令統帝西討吐谷渾素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
素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
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二帝悼惜焉哭之甚慟
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
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權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
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
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
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
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

義長儒擊突厥於周盤方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
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
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
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
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既任悖作亂鄴城其父
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道逆順之理
識天人之意即陳舟款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
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誓以黃龍表存亡事貴
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
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

編之屬籍為皇太后孫永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重朕馳
射有將領之才由是止其重之其後突厥連頭可汗犯塞
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
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
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
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而死義臣
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
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
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

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坂者車騎將軍楊
思恩請當之義士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
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
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
被麾下短兵方接而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
義臣軍比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
軍莫不下泣而從騎士皆要斬義臣自以兵少乘取軍中牛驢得數
十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聞後
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
不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大將軍賜物不段雜絲五

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為
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
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王於覆袁川其
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
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
三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
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眾作亂寇扶
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
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殺已數
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

鼓主

軍錄一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屯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
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遂
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
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

上士襲爵與勢人食邑四千戶轉宣納

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

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宣帝時

以許百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總管及玄以行軍

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

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

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

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

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

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

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

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

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曰與之訣夷獠各揮涕

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

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諱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揚玄感圍逼東都玄率少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嶠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泜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

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貴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揚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虵豕蜂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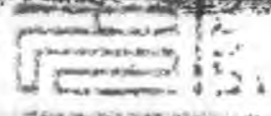
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
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
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
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
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
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
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
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
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
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

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三
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所以鎮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
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
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
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
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
初爲州主簿任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
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

王諱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
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
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其得民和煬帝嗣
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
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
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
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壞附貢賦歲入
吐谷渾餘遠遯道路無獲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
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
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
竟盡力固守以拒之于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謂權稱四方
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調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
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僮不羈頗
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
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
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時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
全都邑勤亦懋哉揚諒千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群盜侵擾



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
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
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
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
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維謝勤
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林如

羊肅

士宗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